

宁波市作家协会 编

浙江省五年文学作品选

| 宁波卷 |

2013—2017



浙江省五年文学作品选（2013—2017）

宁波卷

宁波市作家协会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省五年文学作品选. 2013—2017. 宁波卷 / 宁波市作家协会编.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213-08782-0

I. ①浙… II. ①宁…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宁波 IV. ①I218.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8663号

浙江省五年文学作品选(2013—2017)·宁波卷

宁波市作家协会 编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市场部电话: (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张炳剑

责任校对 戴文英 王欢燕

封面设计 观止堂_未氓

电脑制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3.25

字数 320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8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13-08782-0

定价 5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前 言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最能反映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变迁。浙江的发展、民众的心声，都能在文学中得到最形象、最生动、最活泼的体现。文学也是一座桥梁，因为它的存在，再遥远的距离也是咫尺，再曲折的道路也是通途，再陌生的人群也是朋友。

在当代中国文学版图中，浙江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近五年来，浙江文学有了全方位的发展。首先，资深作家仍旧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同时，一批青年作家，如“70后”和“80后”作家群体迅速崛起，已经成长为全国同类作家中的佼佼者。浙江文坛形成了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地域分布均衡的创作队伍。其次，新兴文学类型逐渐形成规模和特色，文学作品与影视改编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有效扩大了浙江文学与浙江作家的影响力。最后，在网络文学的创作、发展、引导和培育上，浙江异军突起，特色鲜明，积累了大量有效经验。浙江逐渐成为中国网络文学的重镇，涌现出一大批网络文学名家和网络文学优秀作品。

2013年7月2日，浙江省作家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主席团，浙江文学工作翻开了新的一页。为总结省八届作代会以来的浙江文学成就，省作协牵头汇编近五年来浙江作家的优秀文学作品丛书。本丛书按地市划分，共12卷。每卷又分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等门类，总计400多万字规模。本丛书从作品征集、评审和遴选到编辑出版，历经近一年时间，是省作协和各地方作协通力合作、辛勤工作的结晶。

2013—2017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五年。在这五年中,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和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为中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这五年来,浙江文学随着中国文学一起茁壮成长,已充分彰显出鲜明的“浙味”风格并取得骄人的成绩。这五年来,文学“浙军”队伍不断壮大,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一支重要生力军。浙江文学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全国文学健康发展的大气候,同样,浙江文学的发展也在为中国文学的繁荣昌盛添砖加瓦。

这五年来,浙江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在本丛书中得到了一次集中的反映、展现和检阅,但也只是初步的。还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因篇幅所限无法收入。本丛书只是一个了解浙江近五年来文学发展的窗口。

回望过去的五年,全省作家们努力前行,自觉把艺术追求融入时代潮流,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但离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还有一段距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摆在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面前的光荣使命和任务。“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文学既关乎个人的内心,也是集体的事业,更是民族的事业。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希望全省作家们为着这个目标继续奋斗,创作更多、更好的精彩华章。

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臧 军

2018年7月2日于杭州

目 录

Ⅰ 小说篇 001

买办的女儿(节选) / 赵柏田 003

舅舅的鼓 / 谢志强 012

告 密 / 雷 默 015

胖大海 / 张 忌 031

最后一个地主 / 朱和风 055

孤独车手 / 赵 挺 088

街头的父亲 / 朱平兆 108

Ⅱ 散文篇 125

被语言争夺的舌头 / 帕蒂古丽 127

空 缺 / 千亚群 134

隐于低处 / 徐海蛟 146

翁村纪事 / 方向明 160

荡 漾 / 赖赛飞 173

涉过记忆的河流 / 天涯 187

另一种受贿 / 李建树 199

III 诗歌篇 203

偏差(组诗) / 荣荣 205

家春秋(组诗) / 张巧慧 219

博物馆及其他(组诗) / 高鹏程 227

人间有多少苦难,故林就有多少落叶(组诗) / 钱利娜 241

家山有石(外二十三首) / 黄洪光 250

半生史(组诗) / 阿门 270

IV 报告文学篇 285

小巷总理(节选) / 夏真 王毅 287

柳莺(节选) / 彭素虹 308

屠呦呦:理想治愈世界(节选) / 王路 322

V 儿童文学篇 341

帽子里长出妈妈树(节选) / 袁晓君 343

后记 367

I ▲ 小说篇 ▼

买办的女儿(节选)

◎ 赵柏田

花厅往事

我知道杨坊这个人，并进而对美国人华莱士在中国的一段短暂历史感兴趣，是因为一个叫管筱梅的女人。和管筱梅交往的一段时间，我们成了月湖边上一家新开张的叫“盛氏花厅”的茶餐厅的常客，常常是中午吃好饭过去，带一本闲书，点一壶茶，在里面消磨大半个时日，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闲话。管筱梅的老公是个很大的医疗企业在本城的代理商，经常到处飞，作为对她寂寞的补偿，她的手中握有各种消费年卡，盛氏花厅只是其中之一。

管筱梅告诉过我，这幢老房子是晚清时一个姓盛的学政大人辞官后回老家买的，现在是市里的一处文物保护单位，有她老公参股的“盛氏花厅”实际上是一家私人会所。

这幢老房子所在的郁家巷，南宋时设有司户厅（宋时掌户籍、赋税、仓库的政府机构），所以这条巷子也叫司巷。以前，本城这样的旧巷很多，巷名也好听，什么布政巷、拗花巷、柳庄之类。樟树、梧桐树叶几乎把天光遮没了，阳

光透过枝叶落在青石路面上投下一个个光斑,风一吹就晃动不止,让你行在地上就如同行在水底。巷头巷尾,临街的房子是卖南北果品四时蜜饯的店铺,有上百年历史,排门都成酱色的了。巷子中段是民居,风水最好的位置,都是从前有钱人家的台门,门楣啦、照壁啦、中堂啦、石库门小洋房啦,不是祖上做过大官就是在上海地面做生意发达了。这些寻常巷陌里散落着这个城市里生民的记忆,一抬脚那些记忆就会骨碌碌地满街乱滚,但在21世纪初抽风一般发作的旧城改建中,这些巷子大多消失了。司巷被拆除后,原先废墟上新出现的是一个叫“月湖盛园”的大型饮食商贸区,“汉唐园林”“豪食汇”“美宴摩登”“爱茜茜里甜品”“雍盛阁”“贴隔壁”“樱料理”,人气都旺得爆棚。食客们当然不会知道,就在他们觥筹交错的厅堂里、美轮美奂的大理石地面下,一些老宅子连同几百上千年的故事已经永远消失了。

我和管筱梅三个月的交往史都封存在花厅二楼一个幽静的房间里。那些房间都以植物和花卉命名:枫林厅、曲柳厅、樱花厅、玫瑰厅。和隔墙的“茶禅一味”茶楼的嘈杂比起来,花厅要冷清得多,一楼过厅,时不时还坐着些附近公司的白领、捧着iPad打发时间的大学生,二楼的包厢没有白金卡就上不去了。我第一次踩着嘎吱作响的木楼梯上楼有种走进哥特式故事里去的好奇与紧张。那是一个初秋的中午,楼道没有开灯,只有楼梯转角处的木窗投进来的一缕天光,照着走在我前面的管筱梅的小腿肚。那天管筱梅的上身是一件米黄色长袖衬衣,许多皱褶的,深秋的淑女装,下面是一条黑色呢短裙和黑色丝袜。就是那一截从黑暗中生长出来的不断起落的黑腿肚让我喉咙发干。

与管筱梅认识是在前年春天,一个饭局上。张罗饭局的是我一个中学同学,广告公司老总,人脉颇广,到场的有市政府的几个处长,还有几家银行的高管。管筱梅则是他夫人带来的一个闺蜜。和本城的所有饭局一样,那天的饭局也是主宾间忙不迭地敬酒,偌大的包厢里全是穿梭的人影。坐在我邻席的管筱梅却没有另外几位女士人来疯,一落座几乎没有离开过位置。她的脸上有一种与现场的热闹格格不入的落寞。席间我与她有几句交谈,得知她是

本城一所大学的英语教师。我看她穿着一件做工精致的束腰碎花连衣裙，颈项间挂着一块绿琥珀，一款小巧的百达斐丽腕表，手提包的款式和颜色也很潮，就觉得这个妇人虽看上去三十有五，心态却还年轻。后来管筱梅告诉我，那天饭局散场后我主动向她要了手机号，而且那一刻我的眼睛，“发出了像猎人遇到了猎物一样的光”。我扑哧笑了，说我不记得了。她说看你笑得坏坏的，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我说，那天坐在你边上我想到的是张爱玲《倾城之恋》里的一句话，套用那小说里的一句话，管筱梅你就是粉蒸肉，那天你身上有一股好闻的肉的气息。听我这一说，她提起拳头就扑过来。

那天中午是我第一次来花厅，就在那次饭局一星期后。电话是我约的，地点她定。我们进了楼上朝南的大包间，包间有一个朝南的木格窗，像老房子的老虎窗，窗沿上放着几盆花，推开窗就是屋脊和远处的高楼。那天中午的菜是外面酒店叫的外卖，盐水白虾、炒西兰花、蓝莓拌山药，还有一盆排骨萝卜，有着家常的清淡可口。餐间开了一瓶红酒，窗口的光线映出了这个叫管筱梅的女人脸上的潮红。我的座位背后墙上是一幅画，德加画的舞女，她看画，我看她，她比画好看。吃过饭，她去过道的书架上取了两本闲书，一本德兰修女的传记，一本讲佛法的。谈话一开始就没有目标，美食，天气，宗教，墙上的画，她的女友，也就是我中学同学的老婆，等等。我忽然抬头看到对面高楼一个窗口站着一个人，握着一副望远镜的家伙，叫她过来看。她鄙夷地撇撇嘴，一个窥视者！变态！我说，要是这家伙往这边看的话他看到的会是怎样一幅画面？正好服务员敲门，送上来餐后水果和甜点。一道花点，管筱梅说，一道花式餐点。

她站到我身边时，头发碰着我的下巴，有一阵很异样的感觉拂过。

有时候，我们也在外面的汉唐或者小红牛烧烤用过中餐再去花厅，再各点一壶花茶或者绿茶，然后就一人一本书斜倚在沙发上。花厅一楼过厅放着几个书架，不定期地更换一些流行读物，林达的几本巴黎行记，棉棉的小说《糖》，还有一个瑞典作家的《龙文身的女孩》，都是我们带上二楼翻过的。我们就像课外学习小组的两个学员一样相互交流阅读心得，时而也作些争论。

有一天不知怎么地说到了仓央嘉措,她说喜欢这个西域的喇嘛,白天是最高的王,晚上是最疯狂的情人。最好不见,最好不恋,没有相见,也就没有分离的伤心。我想她说这些话是不是暗示我及早收手,我跟她之间是没有结果的。还有一次她翻着一本林徽因的传记,说她一直活得很不快乐,很不如意,快乐只是面具,“我羡慕林徽因这样的生活,是不是我太不知足?”我说是,女人都喜欢做林徽因,屋里一个名门公子宠着,外头一个才子惦念着,但此人实际上只是一个被包装过度的庸俗女人。可我内心是真不快乐啊!不关林徽因的!她脸涨得通红,好像因为我出言不逊真的生气了。

常常一下午就这样飞快地过去了,不知不觉三点了,五点了,日影西沉到远处高楼的峡谷间了。她说,两个小时被偷走了,又两个小时被偷走了。我说问谁要回来?她说:向你要。有一次她带上来的是本诗集,临下楼时读给我听:“太阳这么纤弱,这么幼嫩,我们都有点害怕;一个不小心的动作,也有可能抓破它。”我承认这样的句子很让我动心。

有一天离开花厅时天快黑了,她还没有想回家的样子,我反正也没什么事,就一起绕着月湖走。大半个月亮在湖的上空,亮得有些耀眼,湖上的桥、亭这些建筑,也都笼着温柔的灯影。白天里的景致这会儿看去竟有了些陌生感。她说花厅是她的会客厅,夜晚的月湖是她的后花园。那天她穿着一件米黄色的风衣,下面是白色牛仔裤,黑色中跟皮鞋,不时有错肩而过的路人盯着她看。我觉得那晚她的脸有如满月,笑的时候就像月亮钻出云层最粲然的一刻。第一回,我吻了她,她的舌像小鱼一样游动,她的味道是甜甜的。当我的手撩开风衣领子探进去时,她说NO,你不可以的,你不能一再探索你未知的领域。鱼儿在水里响亮地跳波,湖上的水汽越来越重了,她说要回去了。沿着七塔寺边的大河路,我们向琴桥的方向走去。沿江的公园没几个人影,我们沿着江边一直走到灵桥那儿。夜晚的灵桥路再度让我感到了陌生。我好像走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慢慢地,在她的引领下我才恢复了方位感。我辨认出了兴宁桥、琴桥、区政府大楼、濠河公交车站。她告诉我不远处的西恩中学,那是她读过书的母校。她指着边上的一幢楼说是她丈夫的哥哥的,要走远些

免得保安看到。转入解放南路快到她楼下了，她告诉我这个门是后门，当地人叫“义桥头”，义桥头的面结面，是很有名的特产哦，老底子的本城人都知道。

那一年为了新书的宣传我经常各个城市跑，有一天中午我从北京回来，刚落地开机，就看到管筱梅打了我好多个电话。我回电过去，她问我人在哪里吃饭了没有，知道我刚出机场，她就说你到花厅来一起吃中饭吧。十二点半我打的到了花厅楼下，服务员领我到了二楼芙蓉厅，门虚掩着，包厢里管筱梅一个人捧着本书在看。她穿的是玫瑰色的运动外套，里面白色短袖，头发扎成马尾辫，挂的饰件不再是琥珀，而是一块黄蜜。这女生般的清纯装束让我眼前一亮，有一瞬我觉得阅读中的女子是最性感的，对我这样的男人也是最具杀伤力的。她替我接过包，把衣服挂在衣架上。附近的酒店送来了菜：白煮虾、葱油海瓜子、蹄膀萝卜、老豆腐和甘蓝菜。我有一种走进民国老故事里去的恍惚。

外面下着细雨。树叶，街道，屋顶上的青瓦，全都在午后幽亮的雨水里。吃好了饭，上了花茶和绿茶，雨一阵紧一阵停，我们起身去窗口看雨。我听到了轻轻的啜泣声。一回头，泪水正顺着她脸庞滑到颈脖。她说不知怎么就伤感了。我没有多废话问她什么，搂过她的肩膀，这一回她没有拒绝。我吻她。她向后仰着头，从胸口升起一声叹息。她喃喃地说，你不要勾引我。

幸亏这时雨停了，我也适时告辞。我们一起出了花厅，顺着雨后郁家巷那些人造的青石板往前走。走到一个石库门前我停下了脚步，吸引我的是石库门右侧一堵残存的照壁上精美的砖雕，看样子不像是仿制品，倒是有些年头的老货了。我问管筱梅这是哪家的宅子，管筱梅摇摇头，说常常路过，倒是从来没有进去过。

往里走，里厢空间愈大，也愈显幽静。青瓦上残留的积水化作檐雨还在滴答着，血红盛开着的鸡冠花经了雨全都倒伏在路旁，进到一个梅雨石门框的仪门前，门楣上饰着砖雕的丹凤朝阳图案，正中央赫然雕有篆文的“杨坊”两字。

“杨坊是谁？”

管筱梅也一脸茫然。穿过一个月洞门,是一条长长的拱形内廊,单步月梁上的木雕牛角亦十分考究。转过厢房背后一堵墙面剥蚀得很厉害的马头墙,管筱梅的表情突然变得活泛起来,指着山墙那边说,对面的云石街上有灵应庙,庙的右边冷静街上还有林家的小洋房,那边的白水巷和带河巷还有卖绸缎的庄子呢。听着这些古旧的地名从她的嘴里说出来,我非常惊讶,她一个大学英语教师既没搞过旧城改造又不是一个文物保护志愿者,怎么对这片已经消失了的老城厢这么熟悉。她兴奋地说,我好像以前来过这里,真的不骗你,我一走进第二道的仪门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我是什么时候来的呢?真的记不得了。

过了好多日子,我都快要忘记这个老宅子了,管筱梅有一天打电话给我,说起那天进入那个老宅时的感受。她说了一个词,晕眩。她说当时也不知怎么的,一下就有种穿越到一百多年前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穿着水红色的宽袖斜襟大衫,在老宅厢房的风檐下款款地走,那些陈年的往事就像老电影一样一幕幕在眼前闪过。

“我是不是很失态?那天我有没有胡说些什么啊?”

我告诉她一切都很正常。

她说她查到那个杨坊了,此人已经死去一百五十年了,曾经是上海滩上最大买办,有着四品顶戴,是个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这片宅子就是他发达后买下的。她这一说我也想起来了,地方志上是有此人生平事迹的记载。连夜找来几种资料看,记述却简单得让人失望,基本上都大同小异地说这位富商是当时上海最大的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还开着一家叫泰记的钱庄,咸丰十年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领兵攻打上海,上海商团雇佣美国人华莱士组建洋枪队与之抗衡,此公筹办军需提供后勤保障出力最多,是这支雇佣军真正的后台。还有一条线索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支武装的首领华莱士与杨坊本人、与泰记钱庄一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杨坊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华莱士。

这么说华莱士还是杨坊的洋女婿?忽然想起30多年前,那时我还在县城读书,历史课讲到太平军击毙洋枪队头目华莱士一节,学校组织我们到华莱

士毙命的慈城去参观。我忽然很想再去那地方看看,只是不知道过了这么多年,那地方是不是还在。我给朋友、多年致力于搜集近代外国人拍摄的口岸城市照片的水银一讲,水银说那地方还在,立着一块碑,很好找,但那块石碑与华莱士真实毙命处其实是两个地方,现在所立碑在小北门内抱子山,是1990年前后随意立的,正确的地点是慈城西门城门外四十米处。我与水银兄约好了时间一起去看看。我自己不会开车,想拉管筱梅开车一起过去,我估摸着她会很愿意一起去寻访。

后来却因为一件一下子难以言明的琐事,管筱梅与我拌嘴赌气了,好长一段时间两人互不理睬,等到我再想约她去慈城,却因为一个会议去了北京。在北京的一周里,我们偶尔通电话,更多的是夜深人静时在MSN上交谈。其实在MSN上聊天很不利于沟通,由于看不到对方的表情听不到语气,一些原本存下的芥蒂会更加被放大,所以每次会话到最后差不多都是不欢而散。一直到临离开北京的最后一晚上,我们还在可笑地争吵着什么。那天很晚了,说再见的时候,看到她打了一个“爸爸”,我的心一下子柔软了。当然后来我知道她是想打拜拜的,气急之下打错了。

从北京回来下飞机,管筱梅开车来接我。车顺着新开通的机场高架驶往市区,她问我去哪里,我说,去酒店吧,我想休息一会儿。她的神情一下子活泛了,言笑晏然的样子。一进酒店,我们就做爱。

这末世狂欢的一幕就像我们是一对马上要生离死别的恋人。实际上,我们彼此都明白,我们是没有结果的。这甚至不是爱,只是两个绝望的人相互取暖。正因为无望,我们才这样不要命地燃烧自己也燃烧对方。

过了些时间,管筱梅从本城大学图书馆的地方文献部给我借来了一本杨坊的年谱。这本清刻本《杨憩堂年谱》对杨坊商海宦海中沉浮的一生行迹记述甚详,年谱上说他的生年是嘉庆十六年(1811)十二月二十九日,离开本城前往上海谋生是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后来以商人和买办的双重身份捐纳候补同知进入官场,他的洋女婿华莱士在中国战死后,这位煊赫一时的上海王失去了权力依凭,再加李鸿章对上海帮势力的打压,很快一蹶不振

了。浙江巡抚左宗棠也趁机向他要粮要款,逼他捐资建造海塘。1865年夏天,杨坊在监工浙江海塘工程时猝然去世,只活了五十五岁。但年谱对他那个嫁给美国人华莱士的女儿只字不提,这未免让我有些失望。找了几种太平天国的史料来看,一提到1862年死在慈城的华莱士几乎全都是义愤填膺的语气,骂他是无赖、流氓、浪人,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一个双手沾满了农民军的鲜血的刽子手。

管筱梅通过外文网站查到了杨坊女儿的名字,Yang-Chang Mei,我不知道原名是应该译成杨常妹、杨长美,还是杨樟梅(我本能地喜欢第三种译法,它包含着三种中国南方的植物)。更让我惊喜的是管筱梅还告诉我,在华莱士的老家,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城(Salem)的埃塞克斯学院,还保存着她和丈夫共同生活期间的一些实物资料,包括华莱士和他父母的遗像、华莱士使用过的武器、战旗和办公室家具,有一个玉的挂件,上面刻着“切勿相忘”四字,看起来应是属于这个女人的私人物品。这些遗物(据说还有一笔款项),是20世纪初叶华莱士的妹妹捐赠给埃塞克斯学院的一部分,华莱士小姐捐赠的目的是在家乡的大学为他这位传奇的兄长建造一个纪念馆。管筱梅用手机把这个玉挂件的正面拍下来发给我,虽然图质不是很清晰,“切勿相忘”这几个字却一眼就能辨认出来,笔画朴拙而僵硬,像是用刀匕随手刻上去的。它是这个女人送给丈夫的吗?还是什么人送给这个女人的?为什么她又把它保存得比生命更久长?这个带有浪漫色彩的物件是她和外国丈夫两年半婚姻的注释还是别有故事呢?

那段时间我的桌上堆满了从图书馆借来的有关一百五十年前太平军攻打上海的各种书籍、文件和地图,草图上大大小小的箭头标示着太平军的进军路线和清军、英法联军的防御和进攻体系,我还找来了各种回忆录、日记、奏折、电文,想搞清楚在这场近代中国最大的内战中,美国人华莱士和他的雇佣军团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对这项工作的痴迷,管筱梅一点也不逊色于我,当然她更感兴趣的是兵荒马乱中一个嫁给外国军官的中国女人的命运。在历史的暗角,这个叫Yang-Chang Mei的女人会不会像显影液里的底